

西安博物院舉辦「漢並天下」主題展

全景再現漢代大一統進程

● 漢代鎏金嵌貝鹿形鎮展現了漢代青銅工藝與海洋文化的交融。



● 漢齊郡太守虎符成合出土，極其罕見，彌足珍貴，也是一道亟待解開的千古之謎。



● 漢代玉杯或為漢宣帝御用之物。



● 「嚴道橋丞」封泥見證漢代國家高效治理體系。



● 「漢並天下」瓦當寓意漢朝的統一與強盛。

漢代是華夏文明史上承古開新、奠基立業的輝煌時代，漢王朝終結亂世、實現疆域大一統，穩定政局、經略四方，打通地域聯結脈絡，促進各族和諧共處，涵養了中華文明綿延不絕的深厚底蘊。「漢並天下——漢代的一統與交融」主題展正在西安博物院展出，該展覽以漢代軍事文化為主線，近150件（套）漢代文物精品，全景展現了大漢金戈安疆土、制度固邦本、交融聚民心，終成四海一統、漢並天下的歷史進程，深刻闡釋漢代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奠基歷程與文明內涵。

● 文、攝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陽波

此次展覽由西安博物院、咸陽博物院聯合舉辦，展覽共分「雄師·安邦」「典制·強國」「同心·鑄魂」三大單元，以層層遞進的敘事邏輯，全面展現漢代的一統格局與民族交融。其中「漢並天下」瓦當、鎏金嵌貝鹿形鎮等文物都是首次公開展出。

瓦當寓意西漢統一

瓦當是古代中國建築中筒瓦頂端下垂部分，在小小的圓形空間內，古代中國匠師們創造了豐富多彩的藝術天地。這其中，漢代瓦當以其數量之多、質量之精、時代特徵之鮮明、文化內涵之豐富，使得「秦磚漢瓦」成為秦漢歷史和文化的代名詞。從「漢並天下」的氣吞山河到「長樂未央」的吉祥祈願，每一枚瓦當都是一頁凝固的歷史。

香港文匯報記者在展覽現場看到，「漢並天下」瓦當為圓形、陶質，當內以雙線十字界格分成四個象限，篆書「漢並天下」分置其中。瓦當文字勁健流暢，邊緣用細繩勒劃齊整，具有極高的藝術價值和歷史價值。據悉，秦朝滅亡後，項羽和劉邦之間展開了長達5年的楚漢戰爭，最終項羽兵敗飲恨烏江，劉邦定都長安建立漢朝。「漢並天下」瓦當，正是為紀念劉邦戰勝項羽，統一天下建立漢朝而作，寓意漢朝的統一與強盛。

最早兵馬俑群展現戰力

此次展覽展出文物均來自西安博物院和咸陽博物院，其中出土於陝西咸陽楊家灣村的西漢兵馬俑備受關注。據了解，楊家灣村地處漢高祖劉邦長陵陪葬墓區，1965年，當地村民在平整土地時偶然發現了幾件彩繪陶人、陶馬。隨後經過搶救性發掘，一支沉寂兩千餘年的西漢兵馬俑軍陣驚現於世。

「這是中國最早發現的大規模兵馬俑群，它比秦始皇兵馬俑發現早了9年。」據咸陽博物院院長馬社強介紹，楊家灣村共出土了騎兵俑583件，各組士兵俑1,965件，盾牌模型410件，連同車馬飾、銅鐃、弩機，共同構成氣勢恢宏的戰陣。「特別是我們的鎮館之寶『指揮俑』，獨一無二。」馬社強告訴記者，一支軍隊中會有一個最高指揮官。這尊指揮俑在戰陣中身最高，達到56厘米，身着五重衣，外披長甲，威風凜凜。特別是他的手勢和眼神，右手向上托起呈指揮狀，眼睛瞪得圓呼呼，表現出一種凜然不可侵犯、說一不二的氣勢。



● 楊家灣村西漢兵馬俑是中國最早發現的大規模兵馬俑群。



● 西漢三眼行灶

據悉，楊家灣西漢兵馬俑不僅是軍陣的縮影，更是漢代社會結構的映射。關中人、隴西人、巴蜀人等不同地域出身的士兵共同組成這支軍隊，反映了漢代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兵源構成。步兵、騎兵的職能分化，指揮俑、簿書俑的精細分工，大騎與小騎的戰術配合，共同揭示了一支專業化軍隊的組織結構。

「嚴道橋丞」封泥見漢治理體系

治國之道，綱舉則目張。漢代建立後，以三公九卿為中樞機構，形成了一套層級清晰、職能分化的中央集權框架體系。地方行政亦經歷了從「郡國並行」到「郡縣為主」的深刻演變。此次展覽展出的「嚴道橋丞」封泥，便是漢代國家高效治理體系的見證。

封泥是古人使用印章的痕跡遺存，在封緘公文或書信時，簡牘外使用繩子捆紮，用濕泥將繩結封住，並鈐蓋印章以防私拆，從而起到保密的作用。嚴道在今日的四川省雅安市榮經縣，漢代屬蜀郡，劉淵林注引

《地理志》記載：「蜀郡嚴道出橋，有橋官。」西漢時期的嚴道，是中國西南最大的縣份，盛產橋，「嚴道橋丞」便是朝廷設在這裏的「橋官」之一，其職責主要是「主歲貢名橋，供皇帝食用」。

此次展出的「嚴道橋丞」封泥，雖然歷經近兩千年，依然形制保存完好，字跡清晰。透過這枚小小的泥團，當年的情景似乎又浮現在眼前：來自嚴道的貢品鮮橋，細紮完畢，用橋丞的印信封好，再與地方政府的簡牘文書一起，從蜀地來到長安城，最終呈現在大漢天子的面前。

漢代玉杯或為漢宣帝御用之物

西漢時期，「君子無故，玉不去身」的儒家觀念深入人心，因而玉不僅被視為德行的化身，更成為身份與地位的象徵，皇室貴族都喜歡使用瑩澤溫潤的玉器製品。展覽展出的漢代玉杯，高13.4厘米，口徑6.7厘米，由整塊和田白玉製成，外表光滑如鏡。玉杯直口深腹，圈底高圈足，周身飾有三組共九道凹弦紋。杯口、杯身中部及底部則鑲有4道金箍，這種金屬鑲邊工藝裝飾，加固的器物也被稱為「釳器」。金玉相映，盡顯華貴，是漢代「金銀玉器」工藝的典型代表，每一處都展現出了漢代匠人的巧思與技藝。

這件玉杯出土於漢宣帝杜陵陵區，《漢官舊儀》記載：「太（大）官尚食，用黃金釳器。」專家因此推測，該玉杯可能是漢宣帝的御用之物，宣帝去世後，又被供奉到了杜陵陵廟作為祭祀器物。據悉，在這件玉杯之前，考古出土的金釳玉杯最早見於隋代，更早的則僅見於史料記載。這件玉杯的發現填補了考古界的空白，極為珍貴，目前也是西安博物院的鎮院之寶。

虎符是古代君王授予臣屬兵權和調發軍隊的信物，多以青銅鑄成，個別以黃金鑄成。外觀呈虎形，背有銘文，沿虎脊分為左右兩半，右半留存朝廷，左半發給地方官吏或統兵將帥，調發軍隊時需持符驗合，合符之後嚴絲合縫，合二為一方可行軍令。

本次展覽展出的漢齊郡太守虎符，長5.8厘米，虎符左右兩半共為一合，內有二組榫卯。虎為伏臥狀，抬頭，瞪目，寬鼻，短吻，內卷耳，近球形短尾，脊部和兩肋部均有精美的錯銀篆書銘文。而讓考古界百思不得其解的是，目前已出土的虎符多為半虎符，如秦杜虎符、漢塞金魯王虎符等。漢齊郡太守虎符竟然是成合出土，極其罕見，彌足珍貴，也是一道亟待解開的千古之謎。

放大鏡

鎏金嵌貝鹿形鎮既實用又彰顯身份

西漢時期，中國實現了空前規模的大一統，建立了中央集權的多民族大一統政治格局。此次展覽展出的漢代鎏金嵌貝鹿形鎮，不僅是漢代貴族生活中的實用藝術品，更見證了統一國家下各地區的密切往來，展現了漢代青銅工藝與海洋文化的交融。

漢代人席地而坐，席鎮因需而生，用來壓平坐

席的四角。《論語》中「席不正不坐」的記載，印證了席鎮在禮儀中的重要性。鹿在漢代文化中象徵「祿」（富貴）與帝位，如「逐鹿中原」即隱喻權力爭奪。貝殼則因曾作為貨幣，被賦予財富寓意。漢武帝平定南越後，南海虎斑貝輸入中原，成為貴族裝飾的珍品，嵌貝鹿形鎮由此流行。漢代鎏金嵌貝鹿形鎮以鹿為形、嵌貝為飾，

精巧華美，既實用又彰顯身份。

「漢並天下——漢代的一統與交融」展覽策展人陳斯文表示，本次展覽以古鑒今，深刻傳遞漢代以武止戈、以制興邦、以和融遠的智慧魄力，彰顯中華民族追求團結統一、自強不息的精神內核，既是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深度挖掘與傳承，也是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生動實踐。

球王比利 1958年世界盃決賽戰袍槌出490萬美元 躍居足球戰袍拍賣史第二貴



● 巴西於1958年首次贏得世界盃，比利賽後熱淚盈眶。

拍場聽音

巴西傳奇球王比利（Pelé）在1958年世界盃決賽中身穿的10號球衣日前在紐約蘇富比舉槌亮相，最終以490萬美元成交。不僅刷新比利個人相關紀念品的最高價拍賣紀錄，更使其成為有史以來第二昂貴的足球戰袍。

觀察拍賣直播，現場共有超過五位買家參與競爭，經過10輪競價後最終落槌。蘇富比體育策略與發展部主管霍克斯（Brendan Hawkes）在拍後表示：「這件球衣不僅是足球史上最偉大時刻的印記，更與比利躍升為全球體育偶像的關鍵瞬間緊密相連。」回顧1958年的瑞典世界盃決賽，年僅17歲的比利穿著此藍色10號球衣為巴西隊以5比2擊敗東道主瑞典，奪得隊史首座世界盃冠軍。迄今他仍然保持着世界盃決賽歷史上最年輕進球者的傳

奇紀錄。

此次拍賣前，蘇富比還通過專業影像技術比對，對球衣進行了真品認證。據行方介紹，在世界足球球衣拍賣史上，這件1958年戰袍目前僅次於阿根廷已故球王馬納當拿（Maradona）的藍白戰衣。2022年，馬納當拿在1986年世界盃對陣英格蘭時上演「上帝之手」與「世紀進球」所穿的球衣，在蘇富比拍出930萬美元的創紀錄價格。今次同場拍賣中，馬拉多納在該屆世界盃所佩戴的隊長袖標也以51.2萬美元成交。

根據蘇富比統計數據，該件比利球衣曾在2004年於倫敦以70,505英鎊（約105,600美元）成交。

據悉，當年決賽後，比利將這件親手縫製的球衣贈予了室友兼隊友迪達（Dida）。球衣隨後在迪達家族中保存了數十年，之後被送至巴西一家博物館收藏，最終於2004年被私人藏家購得。比利於2022年12月因病逝世，享年82歲。他留下的這件見證了「球王」傳奇起點的戰袍，如今以天價易手再度印證他的強大影響力。

● 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夢薇 圖：拍賣行提供